

# 越地文人自风流

马国平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壁江山是浙籍，此言信然。《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就这样不经意间为我们展开了如此精彩的画面。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左翼当然的带头大哥”，起首第一句话，便让人会心一笑，仿佛看到鲁迅先生及其背后的一百零八将，从郑绩博士的笔下纷至沓来。其中有耳熟能详的茅盾、丰子恺、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也有蛰伏于文坛角落逐步淡出者。各路英雄兵器铿锵，武艺独步，一个个精彩亮相构成了浙江现代文坛群英谱。

作者郑绩供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按说搞的都是文化领域的课题项目，那些“高大全”的论文论著只是在圈内得到呼应和品评。让人奇怪的是，《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就是浙江省级“基地”“中心”的资助项目，横跨雅俗两界左右逢源，当然也可以将其看作“区域文学史”、“浙江作家列传”之另类写作，从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关注。

“点将录”是一种很好玩的文体，信手拈来，随笔写去，但一路写下去并不容易。有知识，没理论，开无轨电车不行；有理论，没八卦，那更难以卒读。《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既有感情描写，也有情节叙述，避开了“点将录”惯用的“诗曰”、“有诗为证”的窠臼，女性作者的议论和抒情也强化了文字亲和力。

当然，最显现力度的是浪漫其间的理论功底。郑绩出身名门，是华东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其师陈子善先生为她写序点赞。本书所叙都有厚实的文献资料垫底，内行人可以看出某些材料溯源有自，当然也存在些许可商榷的地方。比如英年早逝的作家鲁彦被鲁迅称为“吾家彦弟”，但说他是“八个抬棺人之一”似有误。孔另境之女孔明珠在《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中多方考证并没有鲁彦的名字。论及甬籍作家徐开垒的散文，“早期似乎受陆蠡影响，且注重结构，承转起合间看得出很用心思。之后渐转白描，反倒有他自己的风格”。几句话便把作家的创作脉络交代明白。翻译家李俊民的名译《牛虻》，在他生前身后都未能出版全译本，作者把疑问留给了读者。

以鲁迅为代表的浙籍现代作家，出生在原籍，接受当地的基础教育，承载着浙江的文化传统和民风世俗，然后走向上海、北京等大都市，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有的赢得世界级荣誉。本书收录的109位浙籍现代作家中，宁波地区的作家有20名，包括杨荫深、王任叔、徐舒、鲁彦、穆时英、朱镜我、邵荃麟、楼适夷、应修人、苏青、徐雉、唐弢、李良民、丁景唐、袁可嘉、徐开垒、陈企霞、包文彬、包蕾、周黎庵等。还可以指出遗漏的如董鼎山、董乐山兄弟等人。宁波地区的现代作家群，他们的成就之丰实和命运之曲折，都是中国现代文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历史已渐行渐远，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逐渐会淡化为星空之中，有识之士不妨对宁波现代作家的珍贵资料加以梳理荟萃，以进一步丰富宁波地区的文化和历史。

三味书屋

# 人们不得不追寻自己的过去

## ——读诺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暗店街》

于文斌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我什么也不是。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我在等着雨停。”《暗店街》的开头，简单扼要。一句话，几个字，却带来了一种清冷的氛围，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雨天的咖啡馆，寂静的街，幽灵般出现的人物，恍惚的心情，不确定的事件，主人公的孤独……

写作是一件无法掩盖自己的事情，每个作家其实都在书写自己的经历。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他的书中，他的人物几乎都会患上失忆症，他们不得不去追寻自己的过去。这似乎与他早年的经历相契合。

可以说莫迪亚诺是得奖的大户，1968年的《星形广场》获尼米埃奖与费内翁奖，1969年《夜巡》获钻石笔尖奖，1972年《环城大道》获法兰西小说奖，《暗店街》则获得了1978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直至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被法国评论界一致认为是法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记忆、身份、历史”是莫迪亚诺书的关键词。他的故事总绕不开神秘的父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片段而又碎片化的手法，模棱两可的用词，又或者到书的结尾处也没有告诉你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暗店街》也是这样。他向居伊询问“可是你看，居伊，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但居伊还是踏上了寻找的路程，他依靠一点点的线索一次次去靠近真相，也一次次地发现自己找到的并不是真相。故事最后似乎也没有告诉我们居伊是否找到了他自己相信的真相。但全书通过一个个细小物件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详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时普通人的生活。

在不停地寻找和失去中，难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执着追寻过去，真的值得吗？寻找真的是有必要的吗？那个过去对于居伊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论调，即过去不重要，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个说法真的对吗？我们站在现在，回望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漂浮在眼前，我们甚至会想，过去有什么用，不过是平淡无奇。但是，实际

上，过去是一个标尺，只有有了过去，你才能丈量现在。即使过去的生活平淡无奇，但至少证明了你在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寻找过去也像是在寻找一种自我。

在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他创造了海滩人：“在海滩上、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他笑容可掬，同避暑的游客和无事事的阔佬搭讪闲聊。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的一角或衬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换了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又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个体生命像“沙子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最终消散。丧失了身份，也没有任何记录，就这样从生活中抹去了。但追寻本身是有趣的，你像是在揭开自己的一个秘密。

莫迪亚诺的书大多数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例如这一本《暗店街》，薄薄的一册，但被莫迪亚诺分成了47章。有时候一章只有一个地址或者一个名字，在某些段落还出现了并非第一视角的写作方式。细细读完《暗店街》，大部分人都会被莫迪亚诺细腻而又精致的笔触所打动。他似乎有着天生的直觉，总是可以把握人物的情绪。作者又大量运用了“大概”、“也许”这些词语让人觉得模棱两可。直到结局，我们并不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居伊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甚至在他自己的心里也有一种疑问：“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这一生？还是关于另一个人的？而我却把它误认为是自己的一生了。”又或者当“我”为了寻找当年的好友弗雷迪而赶到塔希提岛，却得知弗雷迪在半个月前遇害，“帆船触礁到岛上的珊瑚礁搁浅了，而弗雷迪却不在船上了”，弗雷迪的生死也不明确，他仿佛成了被蒸发的水珠，并未消灭，却无处寻觅。在最后，“我”决定尝试最后一次奔走，到以前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去一趟。暗店街2号，究竟有没有出口，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在那里身份可以被找回，或者也许还同从前一样，一无所获。作者将结果高高置起。

不同于萨特的积极对抗，也没有像加缪那样去追寻永恒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莫迪亚诺用这种如梦似幻的故事，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让我们去思考，过去对我们的重要性。

### 书人书事

## 由《忽然发笑》而发笑

### ——谈谈不敏先生其书其人

楼伟华



这个了，来，喝酒。”有些话题刚刚打开，他就及时打住。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憋着什么。

一晃到了6年前，不敏主动来电话，说叫几个人聚一次。他先是大谈国家强大社会进步之类，再说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如何。说着说着，他说想写写了，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说内心有一种时隐时现的摆脱不掉的冲动，想写写的冲动。他有感于文坛的种种缺憾，说这个话题可写，那个话题也可以，说为什么没有人写，为什么不写，那么云云。他特别说明，写不为别的，只为内心的召唤，因此想用笔名，记得我们当时还为笔名的事讨论了一下。之后，在本地一家媒体上，几乎每周都有他发表的美文，视野开阔，亦庄亦谐，时有鲜活之作。他是在试水，重新学习。

他在《我喜欢的行当》中最后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这四种行当都干上一回。按年龄逐渐变大顺延下来，先当摄影记者，体力最好的时候；再当国际特工，人生经历已经相当丰富；然后当合唱队员，让心境变得越来越宁静；最后到报刊亭卖报，做一个懒洋洋的糟老头。

从他希望的四个人生经历来看，是从动态到静态的过程，也是王阳明先生的先知后知的过程。这种过程，就是作家的生活过程——先是积累生活，而后琢磨生活，再是总结生活。

一年前，他的散文集《忽然发笑》出版，在熟悉的朋友圈里引起了一番骚动。我细细读来，有点像周作人晚年小品文的味道，但是思想比周作人要明亮得多，富有力度得多。他的语言通达而守拙，偶尔也不乏调侃和幽默，叙事过程中，透出生命的寓意。许多感悟，他不明着写出来，而是“不敏”在那里，叫读者自己去猜。这也是写作者的高明处，因为许多“你懂的”一旦说出来，就不是文学作品了。我觉得不敏有点闷骚，然而他只承认自己很闷，不承认有骚。

他自信他的话都在广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内，传递的都是百分百的正能量。书出来之后，方方面面的反应都很好，其中不乏全力点赞者。一位搞实业的男士说，他近年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完整的书，这本书他看完了。书的印数很少，一些大城市书店都有发过去，卖得最快的是北京。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再版，他坚定地说不用了，有几个读者喜欢就足够了。

有朋友曾问他，笔名为什么用“不敏”。他想了想，说：“因为有时候比较二嘛。”这个“二”，我理解，应该就是文艺青年的那种气质吧。从30年前的不敏，到现在的不敏，言语的风格有很大的变化，犀利藏到了后面，诙谐走在了前面，但是那种文章的气质，那种形而上的情怀，似乎挥之不去，丝毫没有变。

### 书界短波

## 报纸新闻标题制作与编排艺术出版



由宁波日报忻志伟、周骥合著的《报纸新闻标题制作与编排艺术》一书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围绕“报纸标题如何制作更为精准诱人”、“报纸标题在版面上如何编排更为完美动人”两大话题而展开。作者认为，报纸标题的“制作”与“编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报纸标题的制作精彩与否，是从内容上对版面编排提出的要求，考验的是编辑的文字功底，它属于理性的范畴；报纸标题的编排精美与否，是从形式上对版面编排提出的要求，考验的是编辑的美学功底，它属于感性的范畴。两者的联系在于：报纸标题的制作和编排都需要编辑创造性的思维才能完成。

该书的亮点是动用大量的见报实例，除作者自己“实战”成果以外，还大量采用了各类省、市级获奖标题，并辅以生动到位的点评，能给报纸版面编辑或入门者以启发，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两位作者长年从事报纸版面编辑业务研究，曾合著过《报纸版面编辑设计策划宝典》一书。（无量）

### 荐书

## 《狐狸的微笑》



作者	胡冬林
出版	重庆出版社
日期	2012年12月

胡冬林像个战地记者，为追寻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20多年，天当蚊帐地当床，昼夜不歇身入荒野，孤身与野兽为伍，多少次遭遇生命危险，终化险为夷，从而获得了最本真的野生动物生存习性的原始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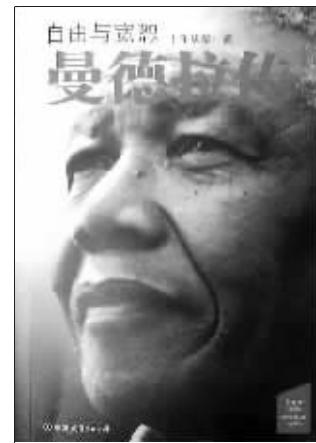
大森林中的珍贵野生动物正在加速消亡中，青羊、熊、狐狸、青鼬、星鸦……数量锐减，种群分散，属类灭绝，祸根都源于人类的疯狂攫取。盗猎者对陆地动物暗中下钢丝套，对水生动物施投毒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爱护万物生灵，重建大自然原来的秩序迫在眉睫。

原始森林是陆地上动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是自然万物演示进化、绽放个性的大舞台，是物种间共生互动生命之安息地。如果人类不去打扰，在自然环境中不断演变的无数动植物的不同个体之间、种群之间，都存在着动态平衡、相互依赖的共生哲学。

自然界中亿万生灵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遭受人类无休止且残暴的侵犯，长白山脚下投资开发高尔夫球场、人造滑雪场、住宅新城，各路商人无度围地，惊扰野生动物正常睡眠，它们的哀鸣，情何以堪。

“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悲愤交加的胡冬林如是说。（推荐书友：罗鹏飞）

## 《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



作者	十年砍柴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期	2013年4月

“十年砍柴”，这位湖南伢一路披荆斩棘，过去笔刀所向是梁山、红楼。这下，“十年砍柴”又与曼德拉交上了手。

正如作者所说：“由于不能亲访年迈传主，所依资料只能是公开出版或网上的文字……如果读者能通过这本册子，基本了解曼德拉伟大的一生，进而对一个国家的转型时期政治人物什么样的作为才符合时代潮流和现代文明规则有些思考，我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早就“认识”的曼德拉——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而被法院定罪，在牢中服刑28年。1990年出狱，199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被誉为“国父”。曼德拉的信念是：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到结束我的生命。

曼德拉是一个前长的儿子，却为“逃婚”而出走，这一走，竟一步步走上漫漫的求索自由之路。为求索自由，他遭受了漫长的不自由的牢狱之灾，他却把它变成炼狱修行。为了自由而奋争，却导致第一次婚姻的破碎。1958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28年的囚禁之难，他们依然艰难相帮、坚贞相守。而当曼德拉终于获释，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1998年，曼德拉在80岁生日时第三次结婚。

《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是《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其中一册，许是惊喜曼德拉逝世，于是2013年4月第一版后，马上于12月第二次印刷。该丛书由文字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108岁时出任主编。世纪老人拳拳之心，我们不可不奉负。（推荐书友：薛康康）

## 《活着活着就老了》



作者	冯唐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2年10月

不少人读冯唐，第一个评价是“异类”，因为他啥都敢说，从高雅音乐到鼻屎脚皮；第二个评价是“看不下去”，实在颠覆日常的文学观。但冯唐本人认为，他并非“异类”作家：“我觉得我是正统，我是在尝试接续司马迁、《世说新语》和张岱的文脉，并试图探索汉语的极限可能。如果说我是异类，是因为现在这个文坛是异类。”

当我们有机会细读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这本杂文集的时候，我们能够最大程度感受到他那种“非异类”作家的轻盈特质。这本书是冯唐2012年之前所撰写的散文的选粹，他自己认为应该是那个时期的最佳集成。书中汇集了那个时期遇见的有意思的书、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和去过的有意思的地方，自我评价是“写得无法无天，可能今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了”。读到集子中那些充满张力和质感的文字，我们能够体味到冯唐文字所独具的让人兴奋的跳跃和无法按捺的激越。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为他的直言不讳恼火或者脸红，但他文章独具的视角和蕴含的活力又是很多作家所无法企及的。也许是年轻，也许是他“医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MBA）”、“麦锡林公司合伙人”、“作家”这几种本来毫不搭架的身份，让他对多种生活领域有涉足和把控的机会，因此造就了现在这样一种独到的生活视角和文字表述技能。当然，如齐白石认为画是自己诸多技能中最差的一项一样，冯唐认为自己“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不管这话是否矫情，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能跟着他的文字轻盈于庸常生活之上，哪怕须臾，亦是快事一桩。（推荐书友：沈春儿）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